



中国现当代散文

1911—1936—1949—1976—2000

悠远的纤道

◆ 袁鹰 主编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当代散文

1911—1936—1949—1976—2000 1911—1936—1949—1976—2000

悠远的纤道

◆袁鹰 主编

1976—2000（上）



华夏出版社

1911—1936—1949—1976—2000 1911—1936—1949—1976—20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悠远的纤道:中国现当代散文(1976—2000). 上/袁鹰主编.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
ISBN 7-5080-3375-2

I. 悠… II. 袁…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4390 号

悠远的纤道:中国现当代散文(1976—2000). 上

袁 鹰 主编

责任编辑: 高 苏 朱晓岭

封面设计: 刘 颖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349 千字

定 价: 24.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前言

袁鹰

二十一世纪刚迈开大步,华夏出版社策划为青年读者(确切地说是中学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出版一套中国现代和当代散文的选本,为青年读者提供上一世纪中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经典性的散文,帮助他们从这一大批有代表性的散文作品中,看到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散文长河在刚刚过去的世纪中激荡出多么耀眼夺目的浪花,更从侧面感受和认识这一百年来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从沉沦、挣扎、复兴走向富强的艰辛历程。出版社这种把读者利益放在第一位具有远见的创意,我认为是严肃负责的,是脚踏实地而不是挂在口头上的为读者着想,因此愿意参与盛举,共同为青年读者竭尽绵力。因为,无论从提高文化水平、增强文化素质的要求,无论是学习和掌握祖国语言文字的要求,在中学时代这几年里,若是能够逐渐熟读一批经典的散文,打良好的基础,终生都会享用不尽。这是我们许多中年以上的人都有的亲身感受,用不着深奥的理论来说明的。

回想我自己从1937年到1949年读完六年中学四年大学和大学毕业前后又断断续续教了六年中学语文,这十二年中一直与不同时期的中学生晨昏相处,朝夕与共,在阅读学习散文作品里共同经历心灵的悸动,共同体会喜怒哀乐,也共同得到美的享受。那些流传千古的经典名作如《前出师表》(诸葛亮)、《兰亭集序》(王羲之)、《桃花源记》(陶渊明)、《春夜宴桃李园序》(李白)、《陋室铭》(刘禹锡)、《师说》(韩愈)、《岳阳楼记》(范仲淹)、《秋声赋》(欧阳修)、《前赤壁赋》(苏轼)、《指南录后序》(文天祥)、《梅花岭记》(全祖望)……那些脍炙人口的现代范文如《秋夜》、《雪》、《纪念刘和珍君》(鲁迅)、《笑》、《往事》、《到青龙桥去》(冰心)、《落花生》(许地山)、《没有秋虫的地方》、《五月卅一日急雨中》(叶圣陶)、《绿》、《背影》、《荷塘月色》(朱自清)、《差不多先生传》(胡适)、《陶然亭的雪》(俞平伯)、《红梅上的一幕》(孙福照)、《海燕》(郑振铎)、《钓台的春昼》、《方岩纪胜》(郁达夫)、《鸟的天堂》(巴金)、《白马湖之冬》(夏丏尊)等等,在那十二年中,不止一次听老师讲授,也不止一次向学生讲解。几十年后至今还留下深刻印

象的,自然绝不止上面提到的,这些只不过是耳熟能详不用怎么思索就能信手写下罢了。我不知道它们是不是还保留在现在中学语文课本里,也可能已经逐渐被淘汰,一批新的作品代替了它们的位置,但是不论如何,它们作为中国散文高峰典范的位置是无可取代的,它们曾经闪耀的光辉也是无法泯灭的。

青少年朋友从这一批散文中首先可以感受到我们民族语言文字的无穷魅力,那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字也不能比拟的。我们的汉字,作为象形文字,集形象、声音和辞义三者于一体的特性,它作为语言的独特魅力,是永远不可能改变,也永远不能替代的。俄国十八世纪末文豪屠格涅夫晚年侨居法国时,写过一篇精彩的散文《俄罗斯的语言》,表达飘泊异邦时节对祖国文字的深情眷恋,全文不长,译成中文也仅有一百零几个字:

在惶惑不安的日子里,在痛苦地思念着我祖国命运的日子里,给我鼓舞和支持的,只有你啊,伟大的、有力的、真挚的、自由的俄罗斯语言!如果没有它——谁能看见故乡的一切,谁不悲痛欲绝呢?然而,这样一种语言如果不是属于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不可置信的啊!

这篇名文,倘若把“俄罗斯语言”改成“汉字”,是完全适合的,也该不会是对伟大作家的亵渎。汉字语言美最集中的表现,可以是诗,更能为多数人接受的,是散文。不论古典散文还是现代散文,都是如此。

我们不妨约略回顾一下中国现代和当代散文走过的脚印。

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国革命的先行者顺应历史潮流,推翻了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王朝,建立共和政体,将中国历史推进到现代的轨道,同时也屈辱地被迫登上二十世纪的世界舞台。中国的文学、中国的散文必然要为此悲剧的命运所左右,自然形成了它的主流和基调。在受任编选1911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当代散文时,而对浩淼的长河要选取一百多万字有代表性的作品,笔者实在不胜惶恐,因为优秀作品太多了。幸而十年前华夏出版社出版过一套《华夏二十世纪散文精编》八卷本,提供了选择的基础。于是,就从那八卷本中再加精选,又参考了世纪交出现的不少精美选本,弥补了八卷本由于在1995年出版未及选入二十世纪最后五年作品的缺陷,略作整理和扩充,将编选范围延伸到世纪之末,帮助读者回眸上世纪的散文,领略一下现当代散文长河的绚丽风光。

我们首先选了一部分近百年来精深警辟而又颇具文学色彩的政论、时评和杂文。

前半世纪的作品,大多产生于国事蜩螗、世情变幻的时日,内忧外患,一齐压在作者的心头。那些以先天下为己任的作者们,都是慷慨悲歌,壮怀激烈,以笔为刀,矛头直指黑暗政治和黑暗社会,向往和追求光明前程。后半世纪的作品,作者们都经历了几十年春风秋雨、夏日冬霜,有可能也有条件更多更深地了解 and 感受人民群众的爱憎,也就更能自觉地旗帜鲜明地直面人生,自觉地充当群众的代言人,爱民之所爱,憎民之所憎,秉笔直书,匡正时弊。不少人遭逢厄运,九死一生,仍然正气凛然,无怨无悔。那些以血肉之躯为代价的作品,它们的思辩力量和批判光芒,时历几十年岁月依然熠熠生辉,即使进入政治清明之世,我们依然需要。实际上,也一直有这类扶正祛邪、激浊扬清的好文章,在当前五光十色、千变万化的生活中不断起到警钟和响箭的作用。

中学作文最常见的类型是叙事和抒情。散文最主要的题材也是这两类。本书所选叙事散文,作者们大都用朴素平实的手法,从现代史上变幻倏忽的时代风云中,撷取了一片片云影,展现在读者面前。二十世纪的峥嵘岁月,虽然仅仅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但对我们的华夏大地,却是以往任何一个世纪所不能比拟的。概括地说,就是:王纲解纽,皇朝覆亡;军阀纷争,遍地刀枪;天灾人祸,百孔千疮;强敌侵袭,国土沦丧;全民觉醒,御侮救亡;浴血苦斗,河山气壮;生死决战,立马长江;宏图大志,意气昂扬;歧途迷误,动乱颠狂;剪除凶逆,万民欢畅;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港澳回归,华夏同光……一切一切,全部或多或少,或大或小,或直接或间接,或正面或侧面地来到不同时期作家们笔下。他们同我们的民族一起经受灾难和幸福,痛苦和欢欣,沉沦和奋起。个人的浮沉荣辱,家庭的离合悲欢,也无一不与时代共命运。因而这类作品里,无论写通都大邑还是边陲村落,无论写沿海新区还是高原小县,也无论写台湾、香港、澳门,都可以从中真实地看到世纪的影子,即使是一枝一叶。请读者特别注意那些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年代沦于敌手的东北、华北、华东地区和台湾作家们的散文,他们满怀悲怆和愤恨,却又不能直抒胸臆,只能曲折地抑郁地诉说自己的见闻,侧面地点滴地叙述那一段难忘的历史。

抒情散文本是古往今来散文的传统,“五四”前后二三十年间,一大批陶情冶性、脍炙人口的至情名文,滋养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一直成为小学到大学课本中的范文,组成现代散文的华彩乐章。可惜近几十年中,有一段时期光焰黯淡,乐声岑寂。人间真情被陷蔽、被封闭、被扭曲,竟至成为不合法的东西。在那样的气氛里,作家的灵魂常是忐忑不安,散文的脚步也难免蹒跚摇晃。耀眼的画图中可能透露几笔

幽暗的翳影,悦耳的歌声中可能隐藏几缕苦涩的叹息,欢愉的笑容也可能夹杂几片轻淡的愁云。种种无可奈何的艰难处境和心路历程,非亲身经受的人是不可能深切感受 and 理解的。值得庆幸是进入历史新时期,作者们终于摆脱了种种羁束,完全能潇洒自如、无拘无束地剖析自己的七情六欲,宣泄自己的苦辣酸甜,于是我们才又有了一批至情至性之文。其中,怀人伤逝之作占有相当大数量。无论父母情、子女情、师生情、同志情、友情、乡里情,全是人间的真情,这样的好文章只觉其少,不嫌其多。上世纪中叶的二十余年间,人祸频仍,冤狱不断,成千上万的民族菁英遭凌辱以至惨死,酿成旷古罕见的时代创伤和民族悲剧。雨过天晴之后,自然涌起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散文写作的一个高潮,影响深远。它们不只是悼念一个人、一群人,也是镌刻一个不平常年代,一段谁也不能忘却的历史,一场永远不应该重复的教训。

应该感谢几代作家不断捧出游记精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历史是中国文人传统,无论身处顺境地还是逆境,只要有可能,总爱登揽江山,留连光景,触景生情,托物寄意,于是挥洒成文。陆游有赠人诗云:“君诗好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诗如此,散文也是如此。从上世纪初起,现代文坛上先后出现一批擅于缓景状物的高手。他们那些精湛典雅、自然如画的美文,带着一代代的读者走向东南西北,扩大视野,开拓胸怀,领略神州大地和五洲四海的山川风物、民俗人情。近十多年来,国门敞开,迎接八面来风,使更多人瞩目海外,关心世界,渴望更多地域处游记,其中有不少写得比前人更精更深,也更有分量。

这里还选了一小部分随笔小品,数量并不多,却也是散文的一格。随笔这种体裁是我们民族散文传统中别具特色而又受到钟爱的奇葩异卉。这种文体最便捷,最自由,最无拘束,宇宙之大,尘土之微,天地万物,人间万事,处处都能找到合适的题目。当代作者随笔,比起前人,它们更贴时代和生活,也更挥洒自如,从容冷静,比前辈们的优雅隽永更多几分思辩,多几分睿智,多几分幽默,可以说都是使人欣喜的新气象、新收获。

当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怀反复阅读面前的五百多篇作品的同时,也无可奈何地表示深深的遗憾:一百年间优秀散文是那么丰富,尤其是近一二十年来,新人新佳作有如带着朝露的春花,联翩出现,使人应接不暇。而我们这套选集的容量又只能这么多,取舍之间,很费踌躇,反复思量,难以定夺。一直到即将付梓,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第四卷只能硬性地很不合理地决定每位作者只选一篇,即使将篇幅扩充为上下两册,有些文情并茂,感人肺腑的好文章,仅仅由于字数较长,不得不舍去。好在许多选本

和作者的专集都在,读者可以浏览欣赏。

我们不敢说这套选集就是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范本。我们只是为当代青少年读者和散文爱好者提供一批经过时间考验仍然具有艺术生命力的佳作。如果你对散文有兴趣,愿意加入散文的队伍,那么,就请你踩着前人的脚印,大胆拿起笔来,真实地写出你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所悟所求,发挥你的才华和智慧,在散文长河中再增添闪光的浪花吧!要知道,许多前辈大师们,一代代读者尊敬崇拜的作家们,在写出你们所赞赏的那些作品的时候,也正是你们现在的青春年华啊!

2003 年深秋

目 录

冰 心	等 待	(1)
韩 静 霆	樱桃沟遐思	(3)
张 长	泼水节的怀念	(6)
菡 子	长江横渡	(10)
荒 煤	阿诗玛,你在哪里?	(16)
巴 金	怀念萧珊	(21)
丁 玲	“牛棚”小品(三章)	(30)
朔 望	只 因	(39)
黄 裳	秦淮拾梦记	(40)
李 锐	怀念田家英	(44)
徐 刚	小 河	(50)
杜 宣	狱中生态	(54)
赵丽宏	小鸟,你飞向何方	(57)
张友鸾	胡子的灾难历程	(61)
李天芳	打碗碗花	(68)
艾 煊	太湖秋	(72)
吴祖光	训子篇	(75)
韦君宜	蜡炬成灰	(82)
黄宗英	插柳不教春知道	(85)
冯骥才	书 桌	(87)
杨 绛	冒险记幸	(93)
张 洁	我的四季	(100)
刘 真	望截流	(103)

吕锦华	悠远的纤道·····	(106)
叶君健	忆绿川英子·····	(109)
黄永玉	江 上·····	(115)
姜德明	缝穷女·····	(118)
贾平凹	丑 石·····	(122)
聂绀弩	怀监狱·····	(124)
陈白尘	忆眸子·····	(131)
闻 山	紫色的雾·····	(138)
宗 璞	紫藤萝瀑布·····	(142)
汪曾祺	湘行二记·····	(144)
谢大光	鼎湖山听泉·····	(150)
冯亦代	阿 姊·····	(152)
林 林	海和船·····	(158)
苏 叶	总是难忘·····	(162)
刘再复	读沧海·····	(171)
陈慧瑛	梅花魂·····	(174)
黄苗子	遗 嘱·····	(179)
黄苗子	后遗嘱·····	(181)
周 涛	巩乃斯的马·····	(184)
张抗抗	埃菲尔铁塔沉思·····	(188)
武 华	三妹! 三妹·····	(191)
周 明	正当月季盛开时·····	(195)
刘成章	安塞腰鼓·····	(198)
史小溪	延河, 奔腾的延河 ·····	(200)
王英琦	那有形的和无形的·····	(205)
吴泰昌	鲜鱼浓汤·····	(211)
杨羽仪	敦煌, 大漠的梦 ·····	(214)
李子云	哈莱姆黑人区和 China Town ·····	(218)
王 蒙	苏州赋·····	(223)

王宗仁	静夜,微微的车轴声·····	(226)
叶稚珊	慈母身上衣·····	(229)
陆文夫	酒 话·····	(232)
徐 迟	祭马思聪文·····	(235)
张承志	杭盖怀李陵·····	(238)
刘心武	人情似纸·····	(242)
刘心武	一根牙签·····	(244)
雷抒雁	犁铧,耕耘着宫阙 ·····	(246)
石 英	袁崇焕无韵歌·····	(248)
张守仁	林中速写·····	(251)
张爱玲	紫漆柜装不下·····	(253)
史铁生	我与地坛·····	(255)
凸 凹	雪狐的绝唱·····	(269)
端木蕻良	旅 杖·····	(276)
蓝 翎	羊肉汤泡琴台·····	(279)
忆明珠	读“七事诗”随想·····	(283)
李 辉	告别权力的瞬间·····	(288)
苏 予	满载一船明月·····	(294)
余秋雨	风雨天一阁·····	(301)

冰 心 (1900—1999),原名谢婉莹,福建福州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主要作品有散文集《寄小读者》、《冰心散文集》、《关于女人》、《小桔灯》,出版有《冰心文集》等。

等 待

我拿起话筒,问:“×楼吗?请你找××来听电话——我是她母亲。”

听到最后的一句话,对方不再犹疑了。这位从未识面的同志,意味深长地带着笑声说:“她走了。她留话说,她还是和往日那样,回家去吃晚饭,她还会给您带‘好菜’来呢!”

我问:“她是一个人去的吗?”

“不,她和她姐姐,还有她们的孩子,都去了,还带了照相机。”

我放下话筒,怔怔地站着,我不知道该怎么想。我不放心……我又放心,说到底,我放心!

昨天晚上,我们最好的朋友老赵来了,说:他的一个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工作的亲戚,得到上头的密令,叫他们准备几十根大木棍,随时听命出动……他问我的女儿:“你们还是天天去吧?”我的女儿们点了点头。他紧紧地握了握她们的手说,“你们小心点!”就匆匆地走了。

我们都坐了下来,没有说话。我的小儿女走过来坐在我旁边,扶着我的肩膀说:“娘,您放心,他们不敢怎么样,就是敢怎么样,我们那么多的人,还怕吗?”她又笑着摇着我的手臂说,“我知道,您也不怕,您还爱听我们的报告呢。”

我心里翻腾得厉害。没有等到我说什么,她们和她们的孩子已经纷纷地拿起挎包和书包,说:“爷爷,姥姥,再见了,明天晚上我们还给您带些‘好菜’来!”

老伴走过来问：“她们又走了？”我点点头。他坐了下去，说，“我们就等着吧。”

我最怕等待的时光！这时光多么难熬呵！

我说：“咱们也出去走走。”老伴看着我，一声不响地站了起来。

我们信步走出了院门，穿过村子的小路，一直向南，到了高粱河边站住了。老伴说：“过河吧，到紫竹院公园坐坐去！”我挽起他的左臂，在狭仄的小桥上慢慢地走着。

我忽然地抬头看他，他也正看着我，我们都微笑了，似乎都感觉到多少年来我们没有这样地挽臂徐行了！四十七年前，在黄昏的未名湖畔我们曾这样地散步过，但那时我们想的只是我们自己最近的将来，而今天，我们想的却是我们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的遥远的将来了！

进了公园，看不到几个游人！春冰已泮，而从树枝头，除了几棵松柏之外，还看不到一丝绿意！一阵寒冷寂寞之感骤然袭来，我们在水边站了一会儿，就在长椅上坐下了。谁也没有开口，但是我知道他也和我一样，一颗心已经飞到天安门广场上去了！那里不但有我们的孩子，还有许许多多天下人的孩子，就是这些孩子，给我们画出了一幅幅壮丽庄严的场面，唱出了一首首高亢入云的战歌……

这时忽然听到了沉重的铁锤敲在木头上的声音，我吃惊地抬头看时，原来是几个工人，正在水边修理着一排放着的翻过来的游船的底板。春天在望了，游船又将下水了，我安慰地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老伴站了起来说：“天晚了，我们从前门出去吧，也许可以看见她们回来。”我又挽起他的左臂，慢慢地走到公园门口。

浩浩荡荡的自行车队，正如飞地从宽阔的马路上走过，眼花缭乱之中，一个清脆的童音回头向着我们叫：“爷爷，姥姥，回家去吧，我们又给您带了‘好菜’来了！”

“万家墨面”之时，“动地歌吟”之后，必然是一声震天撼地的惊雷。这“好菜”我们等到了！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二日大雨之晨

〔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7月18日〕

韩静霆 (1944—),吉林辽源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作品有抒情诗集《凤凰鸟》,民间叙事诗集《月琴弦上的传说》,散文集《唱歌的小草》、《花魂》,长篇小说《孙武》,中篇小说《市场角落的“皇帝”》,短篇小说《没有番号的部队》,报告文学《醉面人和他的女儿》等。

樱桃沟遐思

3

久居熙熙攘攘的都市,惦着寻个清幽的去处醒醒脑,忽然想到了京郊樱桃沟,在这春日的傍晚,那该是个发人遐思的好地方吧!

于是,我便奔西郊而去,首先来到卧佛寺。寺檐下悄悄飞着蝙蝠,偶尔见森森古柏后,有一二晃动的人影儿。卧佛古刹算得幽静了,樱桃沟却还藏在古寺身后。我沿寺墙西行北折走向深谷。半轮残阳,依偎在群山背后,一脉斜晖,透过叶缝儿,斑斑驳驳洒在石板路上,像散碎的金豆儿。路旁山泉,倒映着淡淡的树影,静如碧玉,间或鱼儿一跳,洞然有声。鸟儿翅膀驮着夕晖,啁啾着扑林归窠。晚霞在深谷升腾起来了,愈向沟内走去,愈是幽暗、深邃和神秘。然而,待我跨涧登山,眼睛顿时一亮:这儿仿佛正纷纷扰扰赶着“花会”呢!桃杏花儿引逗着嗡嗡嘤嘤的蜂蝶,像一片片云霞。牡丹花儿打着朵儿,含着苞儿,娇羞婀娜,像是晚妆才罢。白玉兰婷婷地立着,摇曳腰肢,宛如舞着的少女。还有那朱樱、芍药和叫不上名儿的野花,一团团,一簇簇,喝醉了酒似地挤哟,闹哟,只嫌山坡儿窄。我沉浸在漫山盈谷的异香之中,真觉得心儿摇荡,神欢体轻了。

漫步在花间小路,我默默思忖道:祖国的名山大川、残堞古刹,总或多或少留着古国文明的遗迹,撩拨人发思古之幽情。这静谧的深谷,哪里是历史老人的遗迹?忽一抬头,岩壁上镌刻的篆文“鹿谷仙迹、退谷幽栖”闯入眼帘。我的心一喜,想到古人曾记曰:“……诸峰争列,芽茁不断,一峰最异,即白鹿岩也。”哦,这就是白鹿岩!岩高数十丈,凌空欲堕,岩左一缝如小窗,晚风在岩缝回旋,发出比石磬芦笙合奏还要美妙的

声音来。望着古人墨迹,神思追随着流传久远的瑰丽传说,仿佛看到鹤发童颜的仙子,骑着梅花鹿,从云中飘飘落于岩顶。樱桃沟,蒙着一层神奇的色彩呢!“退谷幽栖”,指的是清代知名文人,《天府广记》编撰者孙承泽曾退隐幽居在此。当年的退谷,前有花竹,后临瀑布,东西两侧是古庙隆教寺、广应寺,这里的山川风采,神仙羡慕,文人倾倒,留下了许多美妙的传说和诗句。

夕阳渐渐收尽光彩,一轮银月升起来了。鹿岩上的文字由淡紫而转雪青,渐渐隐入暗影了。我留连在樱桃沟内,希望能寻到《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足迹。樱桃沟一带,迄今仍有古稀之人,谈起《红楼梦》,历历如数家珍。曹雪芹“门外山川供绘画,堂前花草入吟呕”的故居,到底在哪儿?说也奇巧,在这幽幽绿谷之中,我遇到一位老先生,姓舒。他严肃而骄傲地说,曹氏故居,说不定即是他家的房舍。他那年代久远的老宅,粉刷修缮时,泥壁剥落,露出多年以前的粉壁来,壁上墨痕斑斑,写的是“远富近贫,以礼相交天下有;疏亲慢友,因财绝义世间多”。而曹雪芹的朋友鄂比,恰恰曾送他这样一副对联。粉壁遗诗与轶事不期而合,引起我的极大兴致。于是,登高指看他的住宅,看那迷迷蒙蒙的月色之中,房前舍后“满径蓬蒿”,似乎很像,瞧那萧萧“黄叶村”,也仿佛会突然闪出曹雪芹的影子。据云,这消息不胫而走,好事者踏破门槛,红学家专程拜谒,连“墙皮”也被取去“考古”了呢!舒氏老宅,究竟与曹雪芹有多大关系,我不敢妄言。然而,这恰恰说明了人民群众对文学巨匠曹雪芹的怀念,说明了樱桃沟一带与曹雪芹的联系。深山,幽谷,因之而生色,平添了诱人的魅力,也就愈发吸引着我的心神。我趁着月光在沟内久久漫游,眼底便是“水源头”了。仔细一看,泉分两支,一支随沟势而流,一支藏在岩石底下,汨汨地,悄悄地,经数十里后才在玉泉山冒将出来。有人试滴油于樱桃沟“水源头”,玉泉的水面则漂起油花。若在白日,这儿泉水清清冷冷,可看见鱼儿在石缝里摇头摆尾。此刻,却只可听泉声叮咚,宛若谁弹着瑶琴。我又想起曹雪芹来了,他居住西郊时,常常在笔帽里放上泡开的碎墨,插好笔,连同钉好的本子,用包袱裹在长衫外面,寻僧访友途中,灵机一动,俯在石上就奋笔疾书。想到这儿,我仿佛看到:正西风、落叶、黄昏时,曹雪芹自深山古刹踉踉跄跄走出,经过泉边。水上漂零的败叶,山谷残落的黄花,使他有感于凄凉身世。他眉梢一挑,坐在石上,舒卷濡毫,伴着苍苍老泪,写着红楼一梦……哦,曹雪芹、曹雪芹,我的想象是否真切?你是否曾在这里走过?此处流传着“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阿谁肯与猪肝食?日望西山餐暮霞”的诗句,可是你凄凄切切的呼号?老人在樱桃树下弹起弦子,唱的“红楼十二金钗”曲子,可是你的遗响?“水源头”对面,一

颗苍老的古松植根于岩缝之中，石坚贞，松挺拔，木石相映成趣。有人将石上松附会成《红楼梦》的“木石姻缘”，自然不可信。然而，这石上古松，可是你落拓狂傲形象的写照？

在樱桃沟，像这样引人遐思的地方还多着呢！走过“鹿岩精舍”的石额山门，可看到李四光居住的屋舍；距此不到几里远，又曾是司徒乔绘制“秋园红柿”的小园；跨过山间玉桥，能欣赏郭老的墨迹；来到金鸽子台边，可观飞瀑迸珠溅玉，幻想那神话中的鸽子舞动黄金的翅膀，翩翩飞来……阳春赏花，如醉如痴，为缤纷的色彩倾倒；盛夏避暑，遍体清爽，心肺俱似荡涤一新；金秋登高，看枝头红柿、满坡红叶，满眼红涛霞海；冬日踏雪，饱看山舞玉龙、树结银花、溪铺碎玉。村里产松鸭，林中多斑菌，特别是樱桃沟的京蘑，更是世间珍品，通体如玉，色艳味美。樱桃沟哟，樱桃沟，多么壮观，多么神秘，又多么富有！

我在樱桃沟徜徉了这样久，月儿已颤悠悠爬上树梢，月下草木疏影横斜，白雾浮荡，这一切，都使我深深地动情。在这里思古抚今，我的心里不禁涌起大潮。我们生在如此壮丽的国土上多么自豪！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多少悠久的文化遗产呵！这遗产遍于山川阡陌、江河湖泊。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足以引为骄傲，我们是世界上富有的民族。

呵，樱桃沟，多么美妙幽静的去处……

1977年9月于北京

张 长 (1938—),白族,云南大理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作协理事。著有散文集《紫色的山谷》、小说集《阴错阳差三部曲》等。《空谷兰》获全国短篇小说奖。

泼水节的怀念

泼 水

傣家过泼水节的时候,也就是凤凰花开的时候。

泼水节是傣历的新年。凤凰花是热带的花。凤凰花开起来一片火红,一株这样的乔木,到花期竟然找不到一片绿叶,全是红花、红花……开得那样热烈、慷慨!

为什么这里的芒果蜜甜,凤凰花火一样红?这全是因为这里的阳光是那么灿烂,露珠那么大,雨水那么足。特别是泼水节的水,老人说,这吉祥、幸福的水,泼到草木上,草木会开出最美的花朵,泼到花朵上,花朵会结出最甜的果实,泼到人身上呢,人就会得到最大的幸福。难怪节日每个人总要给别人泼更多的水,也想别人给自己泼更多的水,因为人们都想把幸福多给别人,也愿意自己得到更多的幸福。

幸福啊!一对傣族青年夫妇回忆起一九六一年的泼水节,到今天两颗心还泡在甜甜的幸福里!

她只记得那一天空中满是盛开的水花,一朵朵晶莹耀眼,当水花和那红艳艳的凤凰花瓣一齐飘落时,便激起一串串笑声,沿着大街小巷滚流。啊,到处是欢笑的人群!她和他结成了同盟;他用脸盆供水,她用口缸舀水泼。她泼啊、笑啊,泼到哪里,她忠实的后勤也就跟到哪里,遇到“劲敌”,她的后勤会突然变成尖兵,半路“杀”出,把一大盆水突然迎面泼去,常使他的被保护者转败为胜,这时她便格格地笑个痛快。

记得是在一个翠绿的橡胶林边。她“追击”着一个省里来的客人,把一缸净水向他泼去,但是人群里一个魁伟的傣家人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欢笑着把一个银钵里的水